百年心靈

初音

假定在臺灣有一位小有名聲的教授，寫了一部好書。可是，却久久不見書評書目評介。你想會有什麼後果產生？我的意思是說：書評書目會不會因此遭輿論的指責？主編柯青華先生會不會因此到處挨舌劍，吃唇槍？我希望的答案是「會」。我相信一般人的答案是「不會」。

一九六〇年，英國某大學的 Gellner 教授，寫了一部名爲「文字與事物」（*Words and Things*）的書。書是好書，旨在批評當時流行的語言分析哲學。但是，書出版之後，英國著名的哲學期刊「心靈」（*Mind*），久未予評介。這件事引起倫敦城滿城的議論。倫敦泰晤士報以頭條新聞報導；美國東北部上層社會及知識份子所偏好的雜誌「紐約客」，更以這事件爲起點，專稿連載數期，把一九六〇年的英國知識圈子，亦諷亦嘲的描述一番。後來這些文章收集成書，書名取的是「蒼蠅與蒼蠅瓶子」（*Fly and The Fly-Bottle*），典出名哲學家維根斯坦的名著，極盡嘲諷。當時英國的許多學界名流，羅素、波柏、萊爾、湯恩比，都在作者梅達（Mehta）的筆下，成了「瓶中蒼蠅」，嗡嗡過一陣子。

今年夏天，當我讀完「蒼蠅與蒼蠅瓶子」時，很想寫篇文章介紹「心靈」這一份在科學當家的時

代能鼓起知識的風雲，籠罩大西洋兩岸的哲學期刊。一者今年是「心靈」創刊的第一百年；二者，看看這一份刊物何以能長壽百歲，歷經兩次世界大戰，在此知識爆發的時代，始終屹立在英語哲學界的前鋒，扮演思潮演變之脈搏的角色。想是這麼想，等我到圖書館期刊室，面對九十九册整齊排在架子上的「心靈」合訂本時，却如面對瀚海，有無從下手的感覺。

數月以來，爲了找尋論文資料，每天總要與「心靈」見面數小時，慢慢的對這一份刊物的感覺，也就由陌生與驚奇，變成熟悉與敬佩了。自信對這一顆「百年心靈」的歷史地位及性格，有了幾分把握，這才依據今年二月號「心靈」中的七篇慶祝專文，來寫這一篇介紹。

刊物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所處的地位，常依其所存在的社會結構，社會成員的意識型態及刊物本身的內容和風格而定。刊物的內容與風格的決定因素，最重要的當然是撰稿人與編輯。而編輯操審稿與編排的大權，可以說是直接影響刊物走向的關鍵。

一百年來的「心靈」，只經歷五位編輯，平均每一位擔任二十年，卽五分之一世紀之久。這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今便依此五位編輯負責的時間，分別來描述。

從創刊到一八九一年

「心靈」的第一期問世於一八七六年二月，編輯是亞柏丁大學的教授羅伯生（G. C. Robertson），創辦人是羅伯生教授的業師彭恩（A. Bain）。刊物的全名是「心靈：心理學與哲學期刊」（*Mind: A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philosophy*）。

國人對彭恩大概很陌生。其實彭恩在十九世紀英國文化史上的地位，與國人耳熟能詳的彌勒（J. S. Mill）及史賓賽不分上下。只是他的建樹偏重教育與實務。例如：促進實驗心理學的獨立，創立「心靈」等，一向未爲我國先輩賞識罷了。大英百科全書上說，英國近代史，如果將彌勒，史賓賽

及彭恩三人的自傳取消，假定此三人未在英國生長，則十九世紀的大英帝國，雖富甲天下，雄覇環宇，仍然產生不了什麼光彩。可見其歷史地位了。

彭恩誕生於英國的亞伯丁。時間是一八一八年六月十一日。這位織工的兒子小時常幫父親工作，但晚間十分用功，靠獎學金完成大學教育。曾任雜誌及報刊編輯，後來遊學歐陸。回國之後出任亞伯丁大學的邏輯及英語教授，致力於教育思想及教育方法的革新，將哲學、心理學等綜合應用於教育上，力倡婦女應接受高等教育。他的交遊廣，不但英國當時的各方學界權威，如：彌勒、史賓賽、達爾文等是他的莫逆之交，與法國的孔德，德意志的心理學大師馮德亦是好友。

這位學術界、思想界的前鋒大將，有感學術消息傳播的緩慢，阻礙進步，浪費人力，和他的學生羅伯生討論之後，並商得彌勒、史賓賽及倫理學家西德維克（H. Sidgwick）的支持，創立英國第一份哲學專門刊物。彭恩是有幾分學閥味的人，他以個人財力支持「心靈」，是有條件的。那就是以他的學生羅伯生爲編輯。可是，彭恩畢竟是大家，對羅伯生的編務及稿件之取捨，刊物風格之決定，絲毫不加干涉。連刊物的命名，也任羅伯生負責。因此，我們可以說彭恩雖然創立了「心靈」。但是「心靈」却是在羅伯生的培養下成長的。

羅伯生也是亞伯丁人，是彭恩的小同鄉，生於一八四二年三月十日。父親是位五金商人，自小體弱，生性敏感。對古典語文、哲學、科學的修養甚深，深得乃師彭恩賞識。彼對英國哲學家霍布斯的研究，迄今猶獨步英語世界。早年也和彭恩一般，曾遊學德法，廣交歐陸士林，養成廣大的學術心胸。他和彌勒、彭恩一樣，也是解放婦女的大功臣，力倡男女合班上課，婦女入大學研究。事成之後，他所教授的課堂裏，往往是女多於男，有時甚至全是女生。

羅伯生自創刊至一八九一年，一共編了十六年。

羅伯生個人雖是彌勒一派的經驗派哲學家，但是，他廣讀哲學史上諸大哲學家的名著，哲學史的

薰陶，使他超越了偏窄的學派觀念。雖然他基本上相信經驗論，却認爲承自休謨的英國哲學傳統，應接受康德的修正。「心靈」在他的手下，是一切學派的刊物。如果說他有偏見，那就是他極力主張哲學要專業化。哲學的專業化是數百年來英國學界一部分人的心願。經羅伯生的推動，大大的有所進展。之後，「心靈」的路子，一向是專業的。對英國傳統哲學的「半票」性格，有相當大的糾察之功，總之，羅伯生對「心靈」的第一項影響是，大開此一刊物不爲任何機構或學派的工具之風；而審稿以專業化的水準做標準。

一百年來，「心靈」登載的文章，每一期大約都可以分成：論文，批評專文，問題討論，簡短的書評、隨筆等。羅伯生主編的時候，還常有詳細的心理實驗報告，及對歐洲，特別是德國的新書及各期刊登載的重要論文的摘要。但是，總是以論文、批評專文及問題討論爲主。論文往往成爲英語哲學史上的名著；批評專文，通常是對一些份量重的重要作品的認眞的系統批評；問題討論與批評專文性質相近，但是所討論的往往是刊登在「心靈」或其他刊物上的熱門問題，而且時有論戰的味道，一來一往，很是熱鬧。以批評爲此一刊物的基本精神，以論證爲依歸，來溝通思想，是羅伯生對「心靈」的第二項影響。

第三項影響是，對「心靈」的命名。羅伯生將此一刊物定名爲「心靈：心理學與哲學季刊」。充分表現出他本人對心理學與哲學的關係之看法。也顯示心理學在當時英國學界的地位。羅伯生認爲，哲學研究的主題是思想的關係。而且以「心靈哲學」爲其中心。那麼順理成章的，心理活動便是最先應受注意的項目。當時的實驗心理學，正努力掙扎着要獨立。但傳統哲學一直强調，心理現象不能以實驗來研究；而科學界又認爲實驗心理學的方法根本不合科學。實驗心理學面臨「生死存亡」的絕境——若不能獨立，便得在哲學及其他科學的排拒之下消失。羅伯生的此一定名，給傾向同情心理學獨立的學者打了一劑强心針。雖然不久之後心理學獨立了，可是此一現代人看來有一點怪異的名稱——

「心靈：心理學與哲學季刊」，直到一九七四年，才改爲：「心靈：哲學季刊」。但是，「心靈」有約五十年的時間，走的是羅伯生定的路線。「心靈」登載過許多心理學的名著，對實驗心理學的獨立，功不可沒。

羅伯生主編「心靈」的時候，英語世界的思想中樞是英國本土。當時活躍的哲學家屈指可數，大約可以分成幾支：第一支是傳統的經驗論，宗主彌勒，有自然主義的傾向，但不被演化論牽着鼻子走。彭恩、羅伯生、牛津大學的培根主義者福樂（Fowler）及倫理哲學家西德維克，是此陣營中的主角；第二支是，以演化論爲中心，包括史賓賽、赫胥黎等進化論者，及實用主義者謝勒（F. C. S. Schiller），實用主義的許多基本觀念來自演化論，嚴格說來，是演化哲學的一支；第三支是觀念論，以格林（Green）布萊德烈（Bradley）及波桑葵（Bosanquet）爲代表，第四支是牛津大學的亞里斯多德協會，態度上同情業餘哲學家。另外尚有兩支以問題及研究主題分庭抗禮的是，宗教哲學與德摩根、范恩等爲代表的邏輯家、方法學家。

羅伯生的開放心胸，容納了各學派的各種文章，並引進後來影響歐洲現象學及英國分析哲學極大的奧國哲學家，布蘭他諾的思想。他的認眞態度，使刊登出的文章，都能達到極高的水準。嚴肅認眞而成功的編輯，往往犧牲了自己的創作前途。羅伯生自己的創作，無疑的是沒有能够好好的發揮。但是，從文化發展的整體來看，我們不但很難說他的選擇不是明智的選擇，而且似乎應該多付一分敬意給他才對。

一八九二至一九二〇年

一八九二年，「心靈」的編務由著名心理學家、哲學家史托特（G. F. Stout）接任。

史托特生於一八六〇年六月六日。劍橋大學畢業之後，也和他的前輩羅伯生一樣，遊學歐陸。於

心理學、生理學、傳統哲學都有深厚的研究。曾對心理學聯想主義做過嚴格的批評。在心理學上，他是完型心理學的先鋒，他的許多見解，經後來的完型心理學家及分析心理學家弗洛依德的發揮，成爲心理學上的重要原理。在哲學上，他的氣味和羅伯生相近。於哲學史有深刻的認識，反對偏窄的派系觀念，力主科學與哲學之溶合，歐陸與英國傳統之綜合互補。

一八九二年當他接掌「心靈」的編務時，英國的學術環境已經比「心靈」創立的初期好得多。專業哲學家的地位已經確立，哲學界不再老是尾隨歐陸的脚步。對於歐陸的學術，不應再像以前一般，只留意時潮，應該更注意對整個西方文明之全面研究。這一念頭，使他在「心靈」的封面上，加上「新系列」，(New Series) 的字樣，以示變革。

他的變革只是着重點的轉移，至於期刊本身的基本態度、編輯及審稿的指導原則，仍然承繼羅伯生創下的路數——打開「心靈」的門戶，不使「心靈」成爲任何學派的宣傳工具，兼容心理學與哲學。連羅伯生偏好專業化作品的態度他都承繼了下來。絕不採用業餘玩票式而無重大突破性的作品。他所謂的業餘玩票式的作品，是指用辭隨便，語意不甚講究，論證不求嚴密的作品。而不在乎作者是否爲職業哲學家。他的變革，只是減少對歐陸期刊雜誌及名著之摘要文字，增加對各門專家研究的報導。此一變革，加速英國哲學界轉向實際哲學問題的研究，促進英國哲學界的獨立，是他的第一點貢獻。

全世界研究古典哲學最著名的學府，目前大約要數牛津了。牛津之所以成爲研究古典哲學的重鎮，與史托特主編「心靈」三十年，每期固定精選對古典哲學研究的論文登載，有密切關係。有古典哲學的底子，使英國的傳統哲學波濤漸大，不至於局限於只以人性論見長的古典經驗論。這是他的第二點貢獻。

最後一點是，他慧眼過人，採取許多介紹或研究奧國哲學家布蘭他諾及麥儂 (Meinong) 的文章，種下後來分析哲學發展的根底。現象學運動與分析哲學運動，是本世紀初歐洲極重要的哲學運動

。對歐美文化的影響至鉅。而其根源，前者由胡賽爾起，後者由麥儂始。麥儂與胡賽爾又都是布蘭他諾的學生。胡賽爾後來步入德國觀念論的路子，大受歐陸哲學家歡迎。而麥儂則始終堅守嚴格分析的精神，在德語世界不受重視。幸得羅素等的介紹，深受英國一般才智較高的哲學家之愛戴，是英國分析哲學的啓蒙師。此處所提分析哲學是廣義的，其實應該說是哲學分析運動。

史托特主編「心靈」的期間，英國哲學雖然初具了獨立的規模、哲學的專業地位，但是，牛津、劍橋、倫敦三大學一向不睦，加上德國觀念論大師布萊德烈與實用主義大師謝勒、倫理學家西德維克之間的不合，使史托特歷盡不順。所幸史托特本人出身劍橋，又是牛津教授，於牛津、劍橋之爭，較易處理。唯布萊德烈與謝勒都是「心靈」的重要撰稿人，西德維克更是「心靈」的經濟支柱。能周旋於數大矛盾之間數十年，使「心靈」日漸茁壯，不能不歸功於他的堅守原則與長於應付。

他堅守的原則，除了羅伯生的門戶開放政策之外，是嚴格審稿及避免約稿的政策。據史托特夫人說，有一次史托特退了謝勒的一篇稿子，謝勒本人還好，他太太可就大興問罪之師。令史氏夫婦在謝勒夫人在場的聚會，不得不遲到早退！不約稿的政策後來成了「心靈」的傳統，給「心靈」後來的編輯許多方便。所幸，「心靈」一向不缺稿，否則，巧婦難爲無米炊。這顆「百年心靈」，恐怕早已枯死了。

最後讓我們來看看，從創刊到史托特將編務交給摩爾爲止，「心靈」在英國哲學史上的地位。「心靈」的頭兩位編輯都是綜合性的大師，而當時的學術分工也不很細，他們心目中的「心靈」，是一份代表英國社會思潮的刊物，而他們心中的「流行思潮」是廣義的：包括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等。可是學術的步子是越來越步向專門。十九世紀末，亞里斯多德協會成立，接着英國心理學學報的創刊，結束了「心靈」唯我獨尊的日子。可是，看看過去近五十年「心靈」登載的文章，爲「心靈」寫稿者的名單，我們不得不承認名哲學史家帕士摩的話，他說，熟悉了過去五十年「心靈」登載的文章，

便熟悉這過去五十年的英國哲學史。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七年

這二十七個年頭，「心靈」的編者爲鼎鼎大名的摩爾（G. E. Moore）。這位畢生未曾失去對日常生活中之實在性之信仰的哲學家，一八七三年生於距倫敦市八英里的市郊。哲學教育是在劍橋接受的，低羅素兩班。摩爾的哲學聲譽始於對觀念論大師布萊德烈的嚴格批評。他一生寫過四部書，對哲學界的影響，大半是透過課堂的教學及編輯「心靈」。他力求明白嚴格的態度，表現在文字上，非一般人所喜愛，唯功力較高的哲學家，却常能從中吸收許多難得的教訓，故帕士摩稱他爲「哲學家的哲學家」。

奇妙的是，他的哲學被稱爲「常識哲學」。這似乎與帕士摩的讚語不甚相稱。事實上，按他的學生馬孔（Malcoln）所述，以一個哲學家而論，摩爾不若他的學長羅素之富於啓發性，不若他的學生維根斯坦之深刻結實。但是，他的誠懇與認眞，一步一脚印的態度，却是史上少見。而誠懇與認眞是處理哲學問題眞正最不可少而又最難堅持的態度，這大概是他做爲「哲學家的哲學家」的條件。

摩爾的天性非常純眞。他能和孩子相處竟日，不以爲煩。當他給孩子講故事時，那種氣氛，那種皆大歡喜，足可以將每個大人都帶回快樂的童年去。他常在講課時引用別人及自己的論文。引用常帶批評，批評都是眞率明白的。他常常在課堂上當衆大爲稱讚自己的某些作品。這在英國當時的社會，是很令人吃驚的。但是他也常常在課堂當衆將自己的某些作品與觀點大爲批駁，認爲寫得太壞，甚至說完全要不得。他講課向來認眞準備，雖是同樣的課，每一講，都有新的不同的研究做背景。他對每一哲學問題之思索，往往需時甚久，例如他曾費十五年的時間完成「懷疑論的四種型態」（*Four Forms of Scepticism*），文成之後仍然不滿意。

摩爾在希臘文、拉丁文及德法等外文的素養足可做爲優秀的古典及外國文字教授。但是他的講課或行文絕少半途跳出一句或一行的古文或外文，以驕學生或讀者。卽使不得已要使用時，也必詳細解說注釋。與學生討論問題，從不會說出像：「喔，這個問題我知道，我在十幾年前認眞想過……。」之類的話，暗示學生他在此一問題的權威性。他總是如同第一次遇到那種問題，表情十分認眞。這不是假裝的，因爲，他認爲每個人每一時候，都可能對一個老問題有可取的看法。

這樣一位純眞、平實的哲學家，出掌「心靈」編務，其影響可以想見：

第一，他承受史托特交下的良好傳統——如非必要，絕不約稿；

第二，堅持專業精神。玩票的作品，不得放入「心靈」門戶。他認爲：門戶是應該向任何人開着。但是，並非人人都可以進得門去；

第三，改稿。許多人有改作文的經驗。認眞修改一篇文章，往往比重寫都要難。摩爾却經常要修改預備刋登在「心靈」上的文章。當然，他不是直接動筆改，而是認眞閱讀之後，就文字、內容、論證等方面，一點一滴的細細提出他的意見，寫好寄與原作者。這一點又比直接動手改更難！這種做法在有些行系中，也許會遭受重大困難。但是，在哲學界，尤其對於年輕的後進，能得一功力深厚的大編輯如此重視，並費時費力提出他的意見，心中的感受自然深重。這在提高「心靈」撰稿人的水準的貢獻上是空前的。

關於摩爾，尙有一件妙事。那就是，他向來不用打字機，無論書信，稿件，一切用手寫。每期的「心靈」，校稿都是他一人包辦。他在審稿時除了他不在行的科學哲學等，或請教好友布洛德（C. D. Broad），其他都是自己決定。「心靈」的審稿一向沒有其他大刋物的形式化，當然，因爲不約稿，也就不用「審稿委員會」來做盾牌，阻止人情文字。當然，這種方式也有缺點，摩爾在自傳上就表示。他曾接受過許多不該接受的稿子，又退過許多不該退的稿子。例如他就退過波柏的「歷史

的貧困」一文，該文在當代歷史哲學上是劃時代的巨著！

摩爾用稿的重點與史托特有點不同。他取消一切簡短的、廣告一般長的書評。多採用份量重的論文及認眞透徹的書評。這一點和他的性格有關。因爲摩爾知道寫書評不容易，他自己絕對無法把要評的書，只走馬看花翻一遍便評，他又不好意思把要評的書，送與人去，要人隨便說幾句應景的話。再者，「心靈」的傳統認爲書評不只要將全書大要摘出，而且必須將其全書論證予以認眞檢查。太短的評論當然無法做到這一點。掛一漏萬，讀者筆者都不會有好處，等於給書店做廣告而已。所以摩爾把它給取消了。

在摩爾負責「心靈」的期間，英語世界的哲學教育已經非常普及，「心靈」的讀者及著者已經不限於英倫三島了。但是，整個英語世界的哲學潮流仍然是一致的：羅素與維根斯坦的著作廣泛流行邏輯實證論廣受注意；哲學家普遍重視邏輯問題與知識論問題；懷疑論提出來的問題，幾乎所有嚴肅的哲學家都花過大工夫設法想去克服。如果容許我大而化之的說，此一時間，可以說是：態度認眞的實在論者，在拋棄唯心主義，觀念論之後嚴肅的與懷疑主義提出的問題纏戰的時期。

摩爾初接編職，十年內，刊登許多哲學史及歸納法方面的東西，此期是邏輯基礎、歸納方法、科學哲學大興的初期。進入三十年代，則許多論文都針對羅素及維根斯坦而起，有時反對，但大部分是吸取他們的精神再往前推進之作，其中以威爾遜的「他人心」（*Other Mind*）一系統長文最爲精采。艾爾則是使邏輯實證論大行英語世界的主要人物。他在「心靈」上發表「形上學不可能性之證明」（*Demonstration of the Impossibility of Metaphysics*），接着寫成「語言、眞理與邏輯」（*Language, Truth and Logic*）（一九三六）就是此書使得邏輯實證論大行一時。不過艾爾自己不斷的修正自己，而且維根斯坦後期的思想、羅素認識論方面的思想、波柏的著作，如洪流一般奔騰着，到了一九四〇年，邏輯實證論可以說壽終了。然而英語世界的哲學家，却因此一刺激，對邏輯、認

識論問題有了更深的認識，進而產生了更嚴格的態度。一九四〇年後的「心靈」已經漸漸出現萊爾的精神了。

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七六年

這一段期間有兩位編輯：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七一年，語言分析大師萊爾（G. Ryle）負責，一九七二年開始迄今，萊爾的學生塞姆霖（D. Hamlyn）教授掌編。

萊爾是一位晚成的哲學家。年近五十才出版其代表著「心靈的概念」（*The Concept of Mind*）。奠定其語言分析哲學之開山大師及掌門人的地位。

一九〇〇年萊爾生於一位醫生的家庭。父親除行醫之外，愛好天文學及哲學。在天文學及哲學上的成就，足可以稱爲「業餘的專家」。萊爾自幼從其父學古文及哲學。父親的藏書極豐極雜，萊爾廣讀深究。少年便已具備英國古典學人廣博的條件，討論問題開口不能自休。入牛津大學得名師指點悟得哲學的精義不在口若懸河，舖張博雜。哲學的第一步是要搞清楚自己講出來的話之眞意到底是什麼。他又認爲單從書本上得來的知識對知性的刺激不够深刻，於是牛津畢業之後，遊學歐陸，於希臘羅馬的地理、風土、人情、歷史文物深入考察，奠下其日後成爲柏拉圖權威的基礎。他又在德國苦讀布蘭他諾、麥儂及胡賽爾的作品。發現歐陸哲學與英國哲學的分歧，其實是表面的，表陳的方式之差別，多於基本精神之歧異。基本精神是極相近的。他這一點看法，可從他自己的作品中證明。他的著作中，充滿着現象學的精神——這一點大概是國內愛戴現象學，低估語言分析哲學的專家們未能料到的——讀他一句「博古通今」大概不爲過份。

萊爾的「心靈」在編輯手法及基本的指導原則上，和摩爾的「心靈」，沒有差別。唯一顯著的不同是，很少再見到超過三十面的大塊文章。大部分的論文皆在二十面左右，有的甚至短至一兩面。

種現象的促成因素當然很不簡單，但重要的恐怕是萊爾本身風格的影響。萊爾以思想清明，文筆清暢聞名，他一向主張論文不是「書」。旨在將問題處理好，不在乎裝頭飾尾。他的文章絕少超過二十頁的。他對「心靈」撰稿的哲學家大概也如此要求。其次，「心靈」在本世紀中葉之後，已經不只不是英語哲學世界中的領袖刊物，連算最好的刊物，也得說是「其中之一」而已。它已經過了把登過的文章收篇成書的年代。同時，過於長的稿子，出書是不難的，刊物的讀者更不會耐心讀長文。

刊載的內容，再找不到「實驗心理學」方面的東西。而撰稿者許多都是美洲方面不知名的小卒子。這表示：第一，心理學獨立，完全脫離了哲學籠罩；第二，哲學不斷的在發展，已不談科學的發達而沒落，而且發達得不必再依靠一些成名的權威來支持一份權威性的老刊物。

前面提過，到了一九四〇年，邏輯實證論的運動在英國已經停頓了。一九二〇年代三〇年代，觀念論與實在論的論戰已經結束了。表面上是實在論取得勝利，但是，年輕的一輩，並不買實在論的形上學，他們從歷史中學到的是實在論用來打擊觀念論的「精神與態度」，這種精神與態度以不同的方式，含蓄在羅素、摩爾、維根斯坦、波柏及艾爾等人的著作裏。後輩一面繼續對懷疑論者所提出的問題奮鬪，精研方法，深究知識論問題，一面更以對於上述問題的研究成果及研究態度，來處理宗教、社會、政治、教育等的理論及實驗問題，形成應用哲學開大花的時期。從六〇年代迄今，英國哲學界，可以說籠罩在這種「不屈服於懷疑論之攻擊，不輕視懷疑精神的貢獻」的正統底下。往後的演變如何，誰能預料？是「心靈」將英美哲學領到這種境界的嗎？很難說是或不是。不過至少它反映着一百年來英語思想界演變的軌跡。誇張一點來說，「心靈」可以算是英語民族一百年來思想跳動的脈搏。

結　語

期刊雜誌通常是一種集體的創作。一個刊物如果能不短命，往往現出許多寶貴的文化現象。哲學

期刊尤其能顯示時代思想演變的路線。難得「心靈」不但長壽百歲，而且始終站在其所寄存的社會之思潮的中堅陣營裏，以最粗最明顯的線條繪出其思想演變的軌跡。

西方思想一向有許多非常尊重理性的大哲，理性的運用，及運用理性者對理性的密切注意，使得理性的性質及限度，愈來愈明顯。歐洲的思想界，到了十九世紀中葉，理性的地位已經高到不能再高了。其副作用是在理性與實在之間劃上等號——黑格爾的觀念論。祁克果是反黑格爾觀念論的。但是他反對的不是黑格爾處理問題時運用理性，認眞的態度。他反對的是黑格爾將理性與實在之間劃等號這種踰越範圍的不認眞。英國當時也深受黑格爾觀念論影響，思想界有許多黑格爾及柏拉圖理型世界的幽靈活動着。

其時在歐陸由於實在論心理主義哲學家布蘭他諾的努力及影響，實驗心理學的研究之風大盛，同時也種下在哲學上反對心理主義的哲學種子——胡賽爾及麥儂。

胡賽爾的現象學後來與存在主義的理想結合，形成歐陸在一、二次世界大戰間至六〇年代大盛的存在哲學運動。麥儂的對象論則與弗列格的算理哲學，經羅素等英國哲學學家的吸收介紹，跨海與英國的一部分傳統結合，形成强有力的實在論，滙合由達爾文、史賓賽、謝勒爲首的演化哲學及實用主義，將那些觀念論排除出去。同時也拒絕了彌勒的心理主義與功利主義。於是實用主義在美國盛勢，邏輯實證在英國掌權。到了一九四〇年，邏輯實證論算是死了；實用主義也不再是活潑的哲學運動了。代之而起的是語言分析哲學。但是，到了一九六〇年，再也少有哲學家願把「語言分析哲學」的標籤往自己西裝口袋上掛。

這一段歷史，常常被臺灣的不少哲學教授斷頭去尾的用來做爲攻擊在臺灣也曾興盛一時的存在主義思潮，及邏輯實證論思潮，且不論此兩種思潮對臺灣思想可能產生的效果。但是批評它們的口氣不應是輕視的，其公式不應是：「某某論或某某主義，在外國早已經過時了，我們這裏還在拼命喊，眞

可笑、淺薄、無知！」因爲，這種方式的批評，影響許多初學哲學者及大衆，一聽某些主義、學派，甚或某一哲學家，不是如遇見洪水猛獸一般，避之唯恐不及，便如見到與他有血海深仇的對頭一般，非破口大罵，乃至動刀用剪不可。問起原因來，答案却是一連串搖頭瞠目結舌的組合。這種由接受來的偏見造成的無知所形成的蠻橫態度，似乎有幾分義和團「風範」。學術或思想運動之興衰起止，往往與社會環境及實際問題有關係。思想的勢力如果不能且不足以應付現實環境時，就會有些思潮運動發生，大力而專注的研究某些問題，修正某些理想，改良某些思考習慣。等到思想能應付了，或是環境及問題改變或解決了，因之而起的「運動」或「某某主義」自然就停止了。換句話說，某一社會中某一哲學運動的「過了時」或是「死亡」不一定表示該運動錯誤或荒謬，反而常常代表該一運動所要達成的目的已經達成。思想家如果想糾正社會的思潮，或教育下一代，最壞的是方式是以權威的姿態出現，對要批評的對象，不做深入的分析，正面的評量，只一味暗示青年，他是最有資格批評的人物，進而冷嘲熱諷，乃至破口大罵。我說這種方式是最壞的方式，因爲：一、它很快的可以將其所要達成的目的完成；二、而青年或社會大衆不但失去一次大幅度，深刻檢查流行而失效的概念系統與思考習慣的機會，而且學到了以情緒謀害理性的手段。

不幸，中國近百年來，一切運動都未被知識份子、思想家認眞反應過。當然戰亂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是，知識份子本身的態度決定了此一傾向。中國接觸近代西方時，正值其進化哲學發展的時候。進化論的形成背景及其嚴肅的科學意義未被我國前輩注意。近化論的宣傳性作品，如赫胥黎的天演論倒首先被介紹到中國來了。更壞的是沒有人認眞去討論、去批評。而且，如果你把嚴復的翻譯，與英語原著去對照，你眞要每一分鐘捶胸一次，每一分鐘頓足一次。因爲嚴復不是「翻譯」，而是「翻創」。原書許多推測，許多條件語式，到了嚴復的筆下，都變成了眞切不疑的眞理，而且帶有濃烈的煽動成分。我想嚴復這本「天演論」，是造成中國近代盲從而又不深究科學的關鍵。

當代影響中國思想最重要的人物，其次大概要數杜威與羅素了，可是杜威的重要著作，有幾部曾被中國學者研究過？翻譯過？羅素更不用說了。這是我國哲學界不認眞的鐵證，任誰也否認不了。此一問題討論下去沒有個完請原諒我就此打住。

回頭來看看「心靈」所表現的思想界：從創刊對德國學術界的注意，鼓勵對心理現象研究，於邏輯實證論，分析風潮的反應，學者們無不堅守崗位，認眞從正面去分析，去修正，持高度專業精神。如今各項應時的運動都過去了，可是，看看目前發表在上面的文字，其水準顯示出進步的成果，顯示出吸收了各運動的效果。換句話說，各種運動是死了，可是其標榜的精神與態度却留了下來，不但留下來，而且成爲傳統的一份活潑的成員。其歷屆編輯抱持偏見——專業精神及水準：決不許「以義害文」，爲文者必須盡一切可能，以最明白清楚的文字，形製最嚴格的正確論證，將自己的意見，表現給讀者。作者雖然知道，有些東西言語道斷，但做爲思想家，却沒有權利時常要求讀者自己多動腦子，分擔作者構造「語」與「道」的關係之責任——大概是造成此種成效的要角吧！

最後我想提一提「心靈」的經濟來源。創刊到第二任編輯上任期間共十六年完全由創辦人彭恩負責，彭恩出身貧窮，成名之後也只是一個教授，却付出當時的三千英鎊，不得不令人佩服。史托特接任編輯之後，經濟由西德維克負責，他創辦了「心靈協會」以支持「心靈」。凡長期客戶皆屬會員，每年交會費，卽訂刊物的費用。可請做終身會員，交二四〇美金。如今這個刊物大概每一個哲學系都訂，經濟一定是不成問題了。

MIND: A Quarterly Review of Philosophy. Edited by D. W. Hamlyn. Published for the Mind Association by Basil Blackwell

社址：108 Cowley Road, Oxford Ox 4 IJE, England

價錢：每年四期長期訂£4.00（$12.00），可以終生訂，收20年的費用卽240元美金。